

黃勉齋先生文集

一



黃勉齋先生文集

(一)

黃 幹 撰

原序

晦翁朱夫子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無慮數百人。獨勉齋先生從游最久。於師門最爲親密。文公退居山谷。幾三十年。討論經籍以惠後學。先生日侍左右。纂集考訂之功居多。及出而從政。施爲本末。卓有可觀。不合於時。引身而退。其出處亦與文公相類。吾嘗以爲文公之學集諸儒之大成。而先生則具體而微焉者也。師弟子淵源授受。一盛於洙泗。而再盛於伊洛。孔門七十子。獨稱顏淵好學。而曾子爲能傳道。伊洛高弟如游楊呂謝輩。彬彬盛矣。而考其所學。尙未見許於其師。甚矣盛德之難。雖親炙於至聖大儒之門者。猶然。先生志堅思苦。文公蚤知其足任吾道之託。而先生果能不愧負荷。是聖門之顏曾也。余嘗誦先生之言曰。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閒許多物欲外慕。一切榮辱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見得動靜語默皆是道理。其誨學者曰。人不知理義。則無以自別於物。周旋百出。自少至老。不過情欲利害之閒。甚至三綱淪九法斲。亦將何所不至。觀其所以自勵與教人者。確乎其至實。凜乎其至嚴。見道之明而守道之篤如此。真可謂不負師傳者也。文公嘗謂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所望於直卿者不輕。及作竹林精舍成。遺先生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編禮之命。深衣之付。於門人弟子中親倚獨切。豈偶然哉。先生政事亦絕人遠甚。如辨和州獄。感夢井中。築安慶城。事不費而民賴之。辟荊湖幕府時。慷慨事功。使得究其設施。卽文公之道可以大行。乃當事者忌而擠之。而先生亦無復用世

意矣。退居田里，編禮著書，巴蜀江湖之士，皆來受學如文公時，何其盛也。先生文集凡若干卷，余選而刻之，其義理精微，文章宏達，與文公氣象不異。噫，師弟子淵源授受之故，讀者可以慨然興起矣。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冬長至日，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本傳

黃榦字直卿閩縣人受業朱熹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遂以其子妻之熹作竹林精舍成遺榦書有他時可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有託可無憾矣榦持心喪三年調監石門酒庫韓侂胄謀用兵吳獵帥湖北訪以兵事榦曰聞議者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知漢陽軍值歲饑糴客米以賑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榦報以乞候榦罷施行荒政具舉旁郡饑民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知安慶府金破光山安慶相去不遠民情震恐榦修守備分城爲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日治府事夜入書院講論經史城成上元張燈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輿之諸孫從至府致謝榦禮之命具酒炙勞以金帛榦謝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金人破黃州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霖潦月餘城屹無虞舒人相謂曰不殘於寇不陷於水生我者黃父也徙知和州榦移制置李珪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當先明保伍保伍旣明則爲之立堡砦蓄馬繕器以資其用不過數月軍政可成珪不能用珪往維揚視師招榦偕行珪幕府多輕儇之士僚吏謀畫皆沮抑人心不附時流移滿庭而諸司張宴無虛日榦知不足與共事歸自揚州辭郡乞祠閉閣謝客復與珪書曰浮光敵退已兩月不知吾所

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堅甲利兵。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爲邱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竊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於外。大戒於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謀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答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軍士聞之。豈不痛憤。且觀牡丹之紅豔。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聞管絃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睹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食酒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饑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尙書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斬黃決不可保。斬黃不保。則江南危。尙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同幕共詆排之。未幾。光斬黃州繼失。榦力辭。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俯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召榦入對。在位者忌榦。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乃羣擠之。榦遂旋里。弟子日盛。借鄰寺以處之。質疑請益如烹時。命知潮州。辭。乞致仕。卒。贈朝奉郎。諡文肅。

黃勉齋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書

卷之二

書

卷之三

書

卷之四

書 銘

卷之五

記 序

卷之六

題跋 啓 擬奏

卷之七

黃勉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書

與晦庵朱先生書

幹門戶衰替。大懼先世儒業之不振。收教子姪輩。使竊知孝弟忠信。每自謂畱心於此。亦居家職分所當然者。閒有親舊之子。爲之授句讀解釋訓詁者。則受其束脩以贍老幼。又年長好讀先生書者。則與之切磋。以更相勸勉。舉業聽其自爲。讀書次第。用心要領。則尹先生所謂臣師程某曰者。所當遵守也。幹大要且勉令立志。其次以收放心。義理訓詁。則先生之書詳且明矣。有不甚曉者。則以所聞告之。張先生所謂五益者。亦信乎不能無補也。但歲月如流。城居人事紛擾。無復靜坐觀書之樂。此爲可慮耳。警勵之誨。敢不服膺。繼此數蒙教誨。以警怠廢。幸甚幸甚。

幹同二姊領女兒輩。以十九日達侍旁。途中賴尊茆。皆無恙。至家。兄弟畢集。親老歡喜。蓋桑年所願欲而不可得者。獨區區懷慕道德之情。未易釋耳。三哥苧溪得爲一宿之款。意緒甚佳。彼中諸事得所付託。諒深慰愜。莆中見鄭子上已。與約行期。今遣六人并轎往從之。趙帥小不安。未欲見之。渠遣人相呼。昨晚往見之。問及先生所以戒其用寬之實。幹謂不知其故。想是自有見處。帥云。南康之政。凡事皆欲搜索理會。雖前官已結斷者。亦多改政。又謂如前官已斷者。合只令經由以次官司。不必理會。一是免得發前人之

失。二亦得事簡。若一一理會。恐反長姦猾。幹答以事到面前。亦只得爲他理會。況前官所斷已錯。人情或有冤抑。安能不爲之動心。帥卻云。只令經由以次官司。亦不到全無一人理會得。偶渠坐閒。人吏羣立。不欲力與之辨。似此等議論。百姓何賴焉。義理不明。雖有美質。終爲邪說所惑也。浦城之寇。嘯聚百餘人。臨江一市。焚毀大半。幸已撲滅。此皆非細故。石應之以王黨見逐。徐居厚不知其故。呂子約除藉田令。方郡儉彙征。不知子約知幾之明。克亂之才。果可以周旋其閒否。幹一兩日人事擾擾。書院中六七小童。得方大哥監視之。可以杜門終日。尋繹遺經。足以自樂。未有請教益者。當俟後便也。彼中有便。數蒙誨賜。慰此拳拳。幸甚。

與某書

名失

林井伯歸。聞先生尊體不安。甚以爲念。及得此書。筆畫辭意。殊無病狀。且見鄭子仁具言啓處之詳。方稍自慰。終以書會相絆。未能走侍爲恨。兩日方聞引年之請已下。先生拳拳宗社之意。固未忍忘。然禮與時合。且得省分疏。亦是一事也。幹衰病之軀。日困多事。自妨己業。甚以爲懼。朋友亦有五七人可與語。初亦且令識得性情部伍。認得虛靈體面。庶幾讀書存養。不至全無著落。然學者之患。在於志卑氣弱。度量淺狹。規模褊陋。則雖與之細講。恐終無任道之意。故須是有大規模。又有細工夫。方成个人物。故常以此提撕之。恐中庸所謂高明中庸廣大精微。亦此意也。幹自治未至。何以教人。願誦先生之言。與朋友共講之。亦賴以自警耳。幸先生有以警教之。精舍朋友。聞稍有人。雖多方以禁之。而卒不能以尼其來。亦足見先

生之道益尊而人心之理未易泯也。楊丞此來留半月餘。學者如此人。誠不多得。其胷襟無一物。只有向先生之道而已。讀書窮理。比舊似稍通曉。但說不甚出。亦不甚能問辯。且自言其平生仕宦。視辛幼安輩如小兒。獨於先生之前。則畏憚不敢發一語。更望先生詳細與之語。若其有所得。卻勝似世間一種心地。紛擾利欲膠固底人物也。鞏仲至。屢相見。其說多而雜。虛泛而無倫理。然其蕭散樂易之意。亦今之所難得。見先生與渠書。句句皆藥石。又見渠今所拜先生書。則又止似溺於所好。未必能增其所不能也。鄭齊卿下喬入幽。大爲失計。讀書似得路徑。漸直亦勉其再往。然苦多病。未能也。庚一庚二哥。觀其氣象。亦漸律帖。但後生心性難馴。易變。安得一旦翻然棄其童習。而惟家學之是慕耶。丁寧誘掖以漸。缺一

與辛稼軒侍郎書

幹拜違几烏。十有餘年。禍患餘生。不復有人世之念。以是愚賤之迹。久自絕於門下。今者不自意。乃得俯伏道左。以慰拳拳慕戀之私。惟是有懷未吐。而舟馭啓行。深夜不敢離遠。終夕展轉。如有所失。恭惟明公以果毅之資。剛大之氣。真一世之雄也。而抑遏摧伏。不使得以盡其才。一旦有警。拔起於山谷之間。而委之以方面之寄。明公不以久閒爲念。不以家事爲懷。單車就道。風采凜然。已足以折衝於千里之外。雖然。今之所以用明公。與其所以爲明公用者。亦嘗深思之乎。古之立大功於外者。內不可以無所主。非張仲則吉甫不能成其功。非魏相則充國無以行其計。今之所以主明公者。何如哉。黑白雜揉。賢不肖混殺。佞諛滿前。橫恩四出。國且自伐。何以伐人。此僕所以深慮夫用明公者。尤不可以不審。夫自治之策也。國家

以仁厚揉馴天下士大夫之氣。士大夫之論。素以寬大長者爲風俗。江左人物。素號怯懦。秦氏和議。又從而銷靡之。士大夫至是奄奄然不復有生氣矣。語文章者多虛浮。談道德者多拘滯。求一人焉。足以持一道之印。寄百里之命。已不復可得。況敢望其相與冒霜露。犯鋒鏑。以立不世之大功乎。此僕所以又慮夫爲明公用者。無其人也。內之所以用我。與外之所以爲我用者。皆有未滿吾意者焉。

與李敬子司直書

韓視事已月餘矣。此邦較之臨川。互有難易。臨川困於臺府之應酬。此邑卻無此撓。然寓公士人頗難制。又卻不如臨川也。一切付之。不恤寓公之家。以勢擾民者。只得按法治之。向來朔望。縣官皆先謁其門。今亦不講。士人之無賴者。痛懲之。想此兩邑人。日夜蓄憾。爲乘隙見攻之計。此亦每事愈加縝密。使之無隙可攻。更須月餘。事緒已定。比之臨川。卻有讀書工夫。有疑當請教也。吾輩既未能脫然一意講學。出而應世。又覺民窮已極。州縣閒法度。無一如人意。何能有補於百姓。真虛度歲月也。

韓以一身當衆怒。凡寓公之家。無不見怨者。蓋平日豪橫成風。不容不痛治也。然爲新淦百姓吐得一口氣。便罷黜亦無憾矣。得計使書云。國錄兄。忽不相樂。契兄亦且不直之。何故至是。自古諸賢共事。亦未有不相攻排者。亦足以見君子之不比不同也。但與人交處。亦且看是何等色目人。若是吾輩。則雖有小失。亦只得將順正抹之。不必至於已甚。每讀樂毅復燕王書。有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之語。未嘗不三歎。以爲去古未遠。有此君子長者之論也。今幕中二賢。一旦浩然有此去志。不知置此老於

何地邪。吾道窮矣。朋友大家扶持植立。何者爲人。何者爲我。吾輩中得一人肯忠實爲國。不私於家。則亦宜扶持之。不須太相拂。外間傳播。又是道學中一段笑怪語也。方以賓主俱賢。一道仰賴爲幸。忽聞有此。爲之悵然。想今亦已無他矣。更千萬釋然乃幸。契兄游處先師之門有年矣。一時從游如此老者能幾人。國錄兄平日尤寬博雍容。豈不能調護此老而至於此邪。徐兄相處半年。天資粹美。更須力學乃佳。諸子賴其教誨多矣。歲晚告歸。附此草草。不及拜國錄兄書。煩致意。承許下訪甚幸。蓋此邑不振久矣。得上幕臨之。見其敗壞源流而白之上司。以爲百十年之計。一邑之幸也。

榦自別後。又得漕使書縷縷甚感贊助之意。但凡所主意無非以寬恤爲念。此吾儒分內事。但今州縣閒有甚不得已者。又須是更以身體之也。職田之狀想已爲言之。此亦不得已之一也。榦妄意本縣同官委是俱賢。凡不肖得稍安其職者。皆同官之助也。昨在臨川最苦同官不效力。今得其如此。甚以爲幸。輒有薦賢之狀兩緘。望契兄爲褒以達漕帥。得與不得不敢必。而同官之誼當如此也。亦望游談爲幸。姚君用提榦亦望提起。今世人物大率只得此樣。彼善於此則可矣。況姚之廉謹公勤。又非時輩所可望邪。顯人草草亦欲知職田作如何施行也。

榦屏居蠹遣。惟是雖脫吏役。而家事未免關心。亦不得以一意講習耳。新年又六十有八矣。每念先師以一生辛苦著書以惠後學。光明煒燁。而諸生莫有能達其旨趣者。又復數年傳習益訛。先師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以是深以爲懼。鄉間朋友絕少。昨自臨川經從有李武伯者。舊亦嘗得從游。見其志慮堅篤。因

與之歸此。畱三閱月。嗜學不倦。歲晚言歸。恐其荒怠。因勉其往承教誨。更望扶持之爲佳。老來但覺切己務內之味最長。甚恨不得款語也。山三

聞趙倉相與之意甚厚。想協贊之力居多也。朝廷須檢舉。歲月恐亦不容閒退耳。樂則行。憂則違。惟義是從耳。初亦何心哉。榦閒居無他。以舊居迫窄。不足以容孳累。又念此身已老。亦欲爲久居之計。架小堂於屋之後。不敢求華美。但百物旋措之故。久之不就。更旬月可以告成矣。閒居無朋友講習。秋試後須有一二相識可以相聚。諸子亦可督以讀外翁之書也。伯量許下訪。吉父得書亦云。果爾何幸如之。近於鄉閒取得禮書來。內有先師親題編禮人姓名。晚年大段畱意於此。不及見書之成。無窮之恨也。榦於喪祭二禮。編得甚詳密。先生以爲禮書所編皆不及古。當更仔細看過。若可繕寫。卽尋朋友在官者寄去鈔錄。可入禮書數中。其他亦皆須研究。但最苦是無朋友商確。其次是無錢可僱人鈔寫。及供朋友檢閱。甚以爲撓。若伯量肯來。又能爲之多方鈔化得裹足。及編書之費。來此相聚數月。以成先師之志。何幸如之。生平讀書多疑。無人講問。苦不可言。尊兄恐越境亦難。若伯量來訪。俟其歸。榦當送之往麻姑。約從人一出。亦可爲旬日之集。榦若措置得家事定疊。此閒難得朋友。亦只得挾策求教朋友也。便出外一兩年。亦無害也。因作伯量書。煩致意促其來。尤佳。

道體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春陽已盛。生意條達。尤足以見道體發見之妙。曾點言志。乃欲從容游泳於其中。其氣象詞旨雍容自得。各止其所。足以見其天資高明。洞見道體。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累。

以此而施諸天下。則堯舜事業亦不過此。此夫子所以與之也。幹頃於曾點言志一章。未嘗見得分明。今無從質正。輒述己意。望相與訂正之。

幹抵臨川已兩日。省劄既到。而臺評予祠之報亦下。勢所必至。遂得杜門送老矣。向來及門之士。惟尊兄端可承衣鉢之傳。世事一切皆不足道。惟有勉進所學。以答先師屬望之意耳。至望至望。臨川諸人向學者有數人。甘吉父終是得其大者。今亦同胡伯量送至麻姑道間。又得款語也。屏居如常。無足道者。少小見前人所以艱窘之狀。今已不啻足矣。特帑累十六七年。隨乃翁從宦。煖衣飽食。似不能堪。而又往往不能謀生。然此乃造化所以深愛之也。閒居可以讀書。特以喪祭二禮編次未畢。不能不以此關念。玩索之功。不得精專。特反身一念。不能不自勉耳。李貫之一世奇士。而止於此。每切憐之。前承陳寺丞已爲立祠。遂爲記其所以立祠之意。亦使往來者知有吾貫之也。更得司直同南康諸人與貫之厚者。各爲題數語。以見其爲人。庶幾祠可以不廢。亦足以見吾輩交游之情也。三山

幹屏居如常。人事絕不講。每月一出謁府主。餘則並不出。亦殊省事。昨得李武伯在此講切。武伯去。蜀人家本仲來。又得一月相聚。多讀書。尙氣節。立志甚篤。趙季仁以其爲人異。日所到。當不在李貫之下。亦各有所長。然亦真不凡也。得真景元書。嗜學之志甚至。得陳師復書亦然。此二公者。異日所就。又當卓然。其護法大神也。先師沒。今賴有此耳。可喜可嘉。陳師復已爲貫之立祠。此公真使人不能忘之。師復刊其詩。以爲祠乃僧所立。未免爲著數語。以見吾人愛貫之之意。亦足以使學者有所興起也。

余國秀兄已爲古人。今其家何如。子弟何如。甚可傷也。簡夫不來。甚壯。但吾鄉失此賢師。不無歎恨也。方明父遠來相訪。衰老廢學。甚孤其遠來之意。志氣甚篤。殊可愛敬。蓋其源流固有自來也。老來只覺存養玩索不可偏廢。世之學者。往往墮於一偏。是以空虛而卒無得也。得明甫輩十人布在四方。吾道庶幾矣。今欲再趨函丈。使得與課社朋友往復商確。當不爲無益也。

昨迓曹帥人行。嘗拜狀。當無不達。陳寺丞潘謙之歸。具知近況之詳。尤以爲慰。且承有訪戴之興。一動亦非易事。況筋力亦豈得與曩時並邪。黃守鄉人。自此可以書問往來也。長沙之役。今竟如何。想已有定論矣。黃守不相識。聞其人亦賢。州縣事體。大非昔日之比。曹簡夫不來。此閒老稚如失怙恃也。榦終日杜門。每月一謁府主耳。來年正月。便習學致仕。併州郡亦不出謁。後年正月。真不出矣。當初只帶得一團血氣。并一點虛靈。生在世閒。今亦他無所用心。只得檢點身心。令明淨純潔。交還天地父母耳。先師發明義理。至精至備。後學難得擔負者。向來只得一李貫之可望。乃至於此。去冬有蜀人家摘字本仲者來訪。與之語涉月。極不易得多。讀書持身甚介。玩理甚精。務學甚實。於貫之伯仲耳。近來諸生伏闕之書。雖是次名。實則首謀。故書中言蜀事最詳且切。已試中優等。近聞其丁家難而歸。與黎郎中名伯巽者同舟而歸。渠亦甚欲一見。契兄可使人於九江探問。若畱之一相見。亦佳。此閒得楊志仁相聚。謙之又歸。殊不落寞。岳陽方兄又遠來。殊不易得。饒兄諱魯書意向甚正。但得朋友多。斯道有傳。則先師爲不亡矣。近讀中庸。因推考古先聖賢言學。無非就身心上用工。人心道心。直內方外。都未說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識見易差。於

是以博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之所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謹獨。爲終身事業。不可須臾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務學。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向來朋友在淵中者。亦切放倒其他。所至寂寞。獨南康得契兄與諸賢維持。講學最盛。先師有望。每恨不得生長周旋其間。但不知於身心上點檢處如何耳。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欲一以窮之。捨禮何以哉。詞氣容止之間。應事接物之際。察其中理不中理。十得其七八矣。惟契兄爲彼中宗主。更望以此律之。則庶不至流而爲口耳之學也。嘗觀明道先生語謝上蔡云。諸公來此。只是學某說話。上蔡請益。明道云。且靜坐。程門如上蔡。可謂務實爲己者也。明道尙以此箴之。使視今之學者。則豈不大爲之太息乎。老矣。他無所望於世。只是望得先師之學有傳。故不自知其僭越以及於此也。

復江西漕楊通老 揖

韓連日獲侍教誨。益見都運國博德盛仁熟。無非切實之論。經歷州縣。採之輿論。皆以爲凡所施行。最爲得體。謙抑下問。且俾述愚見以備參考。辱愛予之厚。不敢自默。竊以爲都運國博今日爲監司。與前日爲州縣不同。今日之精力。亦與向日不同。頃嘗見相識云。雷聲發杳冥之中。如嬰兒然。及其擊搏。則裂大石。拔大木。有不可禦者。監司之風采亦然。故施行之間。不可不審。志氣雖不衰。而血氣有盛衰。耳目聰明一有不及。施行之間稍有差誤。則關繫甚大。而人亦得以窺我矣。十年以來。朋友之於國博。特以爲有德之

君子耳。自積溪金陵龍舒之後，人皆以爲有用之才。則今日施行尤宜謹審，以全令名，使善類賴以增氣。而吾鄉有光矣。邵康節云：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所謂萬人者，以其能盡萬人之長，以爲一己之長也。今幕中有二李，是天相國博以爲腹心股肱耳目之助也。願國博虛心誠意以待之，凡所施爲，必咨度而後行，則彼有所聞，不傾心而相告者，無是理也。國博又以所見與斟酌，則何事不濟耶？榦嘗竊謂監司以按察爲任，且先畱意於州縣之官吏。頃見章漕在建寧，嘗招在書院，案無他書，但有官員名銜冊，舉以相問，俾據其所知之善否優劣以對，則自用筆誌之，不惟於榦爲然，每遇相識，必孜孜訪問州縣之閒，去一賊貪之吏，則一州一縣受其賜；一州一縣得一廉勤公敏之人，則一州一縣皆可委以裁決。如此，則我可以端坐持綱，而一道肅然，不惟可以集事，而又可以怡神養壽。世道窮蹙，人物凋零，有如國博者，尤當厚自愛重，不宜以細故自弊也。一路人物，榦不及盡知。吉州萬安有李知縣，名東，字子賢，邵武人氏。頃嘗來考亭從學，亦精敏可喜。江州德化有王知縣，名貫之，字仲甫，婺州人。頃與之同在吳德夫幕中，亦醇實不苟，皆可委以事而觀其能。陳子華在湖口，尤可託。如此之類，更宜博訪。若每郡得一人，則一郡之事皆可委之，或鄰郡之事亦可委之。人之冤抑必獲伸，政不必自責效於一身心力耳目之間也。大抵江西健訟成風，砍一墳木，則以發塚訴；男女爭競，則以強姦訴；指道旁病死之人爲被殺，指夜半穿窬之人爲強盜。如此之類，不一而足。仁人君子愛物之念切，嫉惡之意深，鮮有不爲之動者。故凡有訴州縣理斷不當之法，莫若且索案或具因依申，不可便予決也。若使追人，若使送獄。